

世相物语

春来陌上采荠菜

□宫凤华

春风骀荡，春阳杲杲，故园乡村田畴陌上野荠菜染绿。马齿苋、马兰头、荠菜、萹蒿、蕨菜和紫云英点缀春野，绿意盈盈，如灵秀村姑，发出咯咯脆笑，唤醒村庄，唤醒春天。

荠菜又叫雀巢菜、田儿菜、菱角菜、地米菜。荠菜酷似车前子、菠菜、蒲公英。其身形纤细娇小，齿叶嫩绿，莹白小花灿如迎春，雅若素雪，羞怯婉约，薄脆静凉，闻之，一股泥土醇香直扑鼻翼。荠菜匍匐于地，楚楚动人，有无以言说的贞静之美，静待人们欣喜采摘。

河边土膏微润，春野泥土酥软，挑挖荠菜的健硕村妇、赋闲的城里游客，裹挟一袭春风，披红戴绿，蝴蝶般翩跹曼舞。他们手握小锹，贴着青荠根部轻轻一铲，嗞一声，发出冰凌破碎的清脆之声。荠菜发出痛楚的呻吟，然后温顺地躺倒，随即被人轻挖

丢进脚边的小巧竹篮里。整个动作连贯协调，姿势优美飘逸。待到晚风轻起，夕照濡染，宿鸟啾啾，他们才捧着竹篮返回，苍莽的地平线跳动着音符般的人影，亲切且生动。

荠菜吃法颇多，包春卷、凉拌荠菜、东坡羹、荠菜团、荠菜饺子、荠菜豆腐羹等，炒汤拌、煎馅焖烩，均令饕餮们大快朵颐、满脸春色、不忍卒读。

荠菜炒鸡蛋，寻常餐桌的一道佳饌。一盘青荠炒鸡蛋色泽诱人，有黛玉扶柳之妙，香味通融，滑润柔嫩，独得一份幽远。咀嚼起来爽口有韧劲，味道微微清苦。黄绿相间的菜肴，让人品咂出春天的野趣，拥有“布衣暖，菜根香”的淡定与满足。

村妇善用荠菜做馅包饺子。荠菜与蛋皮、香干丁、粉丝、肉末、木耳做馅包饺子，其馅绿如翡翠，汁液充盈，皮薄馅鲜，入口轻滑，齿颊生

香，素味淡而悠远，荤味厚而醇香，淡苦微甜缠绵悱恻、你依我依。吮一口漂漂蒜花油脂的水饺汤，哑哑声中，顿觉尘世温暖、灯火可亲。

凉拌荠菜，制作精简，味道尤绝。荠菜洗净余水，沥干入盘，佐以姜末、蒜泥、陈醋、生抽，再淋上麻油，一盘春蔬赫然入目。其色调清新明快，嚼嚼脆爽爽利，三五知己畅叙幽情，窗外梨花堆雪，菡萏凝绿，莺歌燕舞，寻常日子竟也旖旎生动起来。

荠菜味道甘美，熬粥吸饮尤佳。浅绿细叶，在乳白的粳米粥里隐现沉浮，简约中，蕴蓄婉转，色彩明丽，如苍鹭栖息苇丛，一幅冲淡的水墨小品。喝一口糯软菜粥，暖心熨帖，远离喧嚣尘世，内心柔软丰盈。一碗清香荠菜粥便是简单的幸福。

包春卷可谓春天的雅事。春卷内馅以地头野菜为主，如荠菜、婆婆

了，以及韭菜、芦笋、蘑菇、木耳等。这些野菜撩人心扉，满目鲜嫩，进嘴生香，满口含春。

荠菜切碎，掺入胡萝卜丝、香干丁、肉末炒熟做馅。然后将馅料放进面皮中，折成三寸来长的长条形，面皮两侧也嵌入折痕中，衔接处用蛋清一抹，使之黏合一起。炸好的春卷盛在盘里，如一阙宋词小令。轻轻咬开，一股荠菜清香盈满唇齿间，乡野气息，直击味蕾。鲜嫩爽脆的春卷，令人想起清苍疏旷的田园生活。

凝望荠菜，如同晤对一位内心丰盈、恬淡平和的市井布衣。陌上荠菜不事雕琢、沉稳笃定，有不沾尘俗的孤傲和染绿春野的决绝，叩开春天，吟唱生命之歌。采摘荠菜，领略温婉春光，体味薄凉清欢，慰藉悠远乡愁。



寒梅 汤青摄

触摸春天的心跳

□查晶芳

啪，啪，啪。冻土裂开了闪着亮光的第一个缝隙，种子的拳头敲开了禁锢一冬的厚厚硬壳，花蕊的嫩足迈出了摇摇晃晃的第一步……当春的风铃尚在遥远的地平线那边时，它已悄然响起，万物就已苏醒。

不，不是苏醒，是宇宙在又一次重组记忆。他借万物之手，重新编排世界上所有生命的程序。无数胚芽是不断跃动的光标，在或黑暗或潮湿或逼仄的时空里，对着阳光，朝着希望，向着生动，满怀激情地书写着崭新的运行代码，一行行，一页页，直至密密麻麻，直至铺天盖地。于是，泥浪翻滚，地脉震颤，河流欢唱，整个星球的生物钟都开始了同步更新。

这是一场春天的革命，始于隐秘，盛于热烈。其热情洋溢的主题曲，由声势浩大的百花园合唱团担纲

演出。蜡梅是当之无愧的领唱，迎春不甘落后，紧随而上，以绚丽的明黄推开严寒的栅栏，俏立于春的舞台，将春的序曲完美演绎。原先芽苞紧闭的玉兰急了，不仅一刻不歇地沐浴阳光，还借用无垠的月色来浇灌花瓣，终以清澈出尘的歌喉唱出春之婉丽明媚。貌似不起眼的蒲公英也不可小觑，她们随风起舞，“坐标”处处，将春天的信息传播至大地的角角落落。还有那一开便轰轰烈烈的油菜花，更是夺魂摄魄，令人长醉春中不愿醒……

春，从不低吟浅唱，亦非温柔叙事，其形其声皆为宇宙重启系统时迸出的璀璨火花，晶莹夺目，动人心神。她绝非年复一年的时光轮回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推进更新，每一次都呈现出全新的力与美。你看，那裹着细密绒毛的细长苞蕾，像藏在丝绸里

的青铜剑，支支锋利，蓄积着劈开严寒的伟力；那因被酷寒侵袭而沧桑满心的树木，正在啪啪的断裂声中缓慢坚定地挺起腰身，似苍青的箭簇直刺天空；那漫天飘飞的花雨亦绝非脆弱，而是一场颇有深意的断舍离，唯有舍去陈旧的铠甲，新生的枝叶方能瞻仰到更高处的天光。

每一个春天都独一无二。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说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同样，人也不能两次触摸同一片春光。每一片春光，都值得珍重，再珍重。

春天来了，我们在哪？与其在恒温的斗室里观赏手机屏幕上的春光，为她书写苍白无力的赞美诗，不如走出玻璃屋，站到阳光下，沐风赏雨，让皮肤的传感器接入大自然的通信基站，让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能接收到来自天空来自大

地、喷涌如潮的春之讯息。

看，樱花在以每秒五厘米的速度坠落，这正是宇宙发送给人类的动态验证码。输入，打开，春日革命的蓬勃之景即刻一览无余。盛放的花朵最惹眼，它们早已挣脱束缚，实现了生命的突围。悦耳的鸟鸣四季如一，声声呼晴，满蕴着生命的欢喜。而野地里星星点点、眨着迷人蓝眼睛的婆婆纳，墙角缝隙中探出小脑袋、怡然自得的野草，以及隐身于湿地朽木上、不动声色地编织绿色诗行的苔藓，更易让人感知春光的纯度与密度。

春天里，让我们敞开心扉，伸出双手，拈一缕奔跑的风，吹散尘世肉身的沉重；携一片飘逸的云，确立内心深处的心灵站位。当我们触摸到春天强劲有力的心跳，准确无误地探索到她的秘密，必不负春光不负卿。

门前等待的灯火

□詹阳

晨光刚爬上窗棂，弟弟的脚步声就在门外踢踢踏踏响起来。我推开门，十五岁的少年像棵抽条过快的白杨树，校服袖子短了一截，露出的手腕骨节分明。“哥，你答应陪我去看分班表的。”他低头踢着门槛，球鞋在水泥地上蹭出灰白的印子。这条走了九年的上学路，他书包带子滑落的频率从每五分钟一次延长到半小时一次，我却总改不掉伸手替他扶正的习贯。

校门口的木棉又高了些，树枝间漏下的光斑落在他后颈上。记得他刚上幼儿园那年，这树才刚刚能够到二楼栏杆，我踮脚就能触碰到。如今要仰头才能望见树冠，弟弟伸手从地上拿起一撮飘落的花瓣，指节已经比我的粗上一圈。“生物老师说我们现在是青春期，平均每月长高0.8厘米呢！”他忽然转身，校服在阳光下晃得人眼花，“哥，我超过你那天，你给买个新篮球吧？”

正午的菜场像口沸腾的锅。父亲在前头走得急，黑夹杂着的头发在青椒摊和活鱼档间忽隐忽现。“说了不用跟来。”他停在海鲜区，不锈钢盆里的对虾蹦得老高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他洗得发白的裤脚。“要基围虾还是明虾？”没等我答话，他已经扯过塑料袋，“当然是基围虾，你小时候一顿能吃二十只。”称重时老板多抓了两把冰块，他立刻瞪起眼睛，“冰多重你当我不晓得？”转身却把虾塞进我手里，“回去让你妈白灼，蘸料要多放姜末。”

秤杆的铜星在阴影里泛着旧光。十年前他单手就能拎起十斤的米袋，现在提两捆青菜都要换两三次

手。路过卤味摊，飘来了酱香，他脚步顿了顿，“还记得吧阳，你小时候就是爱吃这个的鸭腿，它当时还是小摊……”话没说完又快步往前走，蓝布衫被风吹得鼓起来，后腰处有道不明显的补丁。我数着他深浅不一的脚印，突然想起他从不让我看体检报告。

暮色漫过山野时，外婆的拐杖正轻轻叩着鹅卵石小径。“这株腊梅是你外公种的。”她停下抚摸皴裂的树皮，银发里缠着几星花瓣，“那会儿你妈刚学会走路，总把落花往兜里塞。”晚风掠过池塘，惊起半池锦鲤，水纹在她眼角的褶皱里漾开。长椅上的银杏叶积了薄薄一层，她捡起一片对着夕阳喃喃自语：“你满月那天，你外公在这条长椅上刻过你的名字。”

轮椅碾过落叶的声响惊飞了麻雀。她忽然抓紧我的手腕，蓝布棉袄下的脉搏轻得像片羽毛，“前天夜里梦见你外公来催，说桥头的桂花糕要凉了。”话音散在渐起的秋雾里，公园里的路灯次第亮起，照亮了她别在衣襟上的老怀表，玻璃罩下的合照已经泛黄。我们数着步数往回走，第七十六步时她轻声说：“下个月推我去看看新开的芍药吧。”

归家时玄关的灯亮着，三双拖鞋整齐地摆放在老位置。弟弟的球鞋东一只西一只，父亲的旧雨靴还在滴水，外婆的绣花布鞋边沾着草屑。我站在门口呼吸，听见厨房传来瓷碗轻碰的脆响，混着《新闻联播》的片头曲，忽然明白所谓时光，原是把所有匆忙都酿成门前等待的灯火。它静静地照亮了归人疲惫的身影，温柔地抚慰着每一颗漂泊的心。

乡村书屋

□吴林溪

村口有棵老槐树，树干上裂开一道深褐色的口子。二十年了，树下总会落几张书页，风一吹，字就在空中打着转。

村里的第一间图书室，就开在槐树后头。那是个废弃的谷仓，墙是青砖砌的，缝里还能看见发黄的稻草。乡里出了钱，添了几个书架，又贴了“农家书屋”四个大字。刚开那阵子，新鲜，天天有人来。后来管事的老头去世了，钥匙就交到了村委会。

前几年过年回村，铁门生了锈，我扒着窗户往里看，村支书看见我，带我到村委会翻了半天，终于在一个犄角旮旯里翻出了钥匙。

一开门，许是惊了老鼠，咕噜噜响了一通。透过阳光，看见空气里灰尘飞舞。书架上胡乱放着一些书，蒙了厚厚的灰。有的书页被啃得稀烂，《猪的饲养》《水稻病虫害防治》等这些书倒是完好的，可惜没人翻过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心里颇有些惋惜。许是被瞧见了，村支书打开了话匣子，说隔壁村的图书室办得红火，管书的是个姓刘的退休教师，年轻时是教语文的，腿脚不方便，退了休以后就去看图书室，每天拄着拐杖去开门，比上工都准时。他跟县里申请了一批书，自己又掏钱添置了些。

找了个天气好的日子，我去了刘老师那里。屋里暖烘烘的，墙角支着个小火炉，上面煮着一壶茶。几个孩子围着火炉写作业，刘老师一边摆弄煤球，一边教他们写字，说这个“之”字横要再长些，撇要轻些。

靠着墙放了几个书架，有县里给配的铁书架，也有自己用木板钉的，摆着些旧书，有些技术类的，有些教育类的，有些小说，还有被孩子翻得有些破旧的儿童读物。

那天，我在刘老师那里待了一下午。看见几个种地的老汉来借书，把鞋上的泥巴蹭掉了才敢往里走。一个老汉翻着《种子科技》，突然来了兴致：“刘老师，你这书里说的法子我试过，真管用。”一说就是半个钟头，茶都凉了。

我看了半天，终于琢磨明白，为啥我们村的图书室冷冷清清，而隔壁村的书屋天天热闹。原来光有书不够，还得有人用心经营。就跟种地一样，光有种子不行，还得耐心照料。

今年过年之前，听说村支书粉刷了老仓库，重新开了图书室。这回不光有书，还添了几张旧课桌。老支书跟县里、镇上申请了几千册的书籍，又让儿子在县城买了些，有讲农技的，有教做生意的，还找了几个志愿者轮流值班。

回到老家，我心里记挂着图书室，收拾完东西便往老槐树那走，远远就看见那屋子亮着灯。灯光透过窗户，映得外头的槐树影子忽明忽暗，树上的裂口好像也不那么扎眼了。

一对父子从图书室出来，儿子手里捧着一本书，正兴奋地跟父亲说着什么。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和着炊烟，一直铺到那片麦田里。

此刻每个巢穴都是待发的港口
枝桠的桅杆刺破云层封印
当十万朵蓓蕾同时解开缆绳
美正以蒲公英的弧度
航向芸芸众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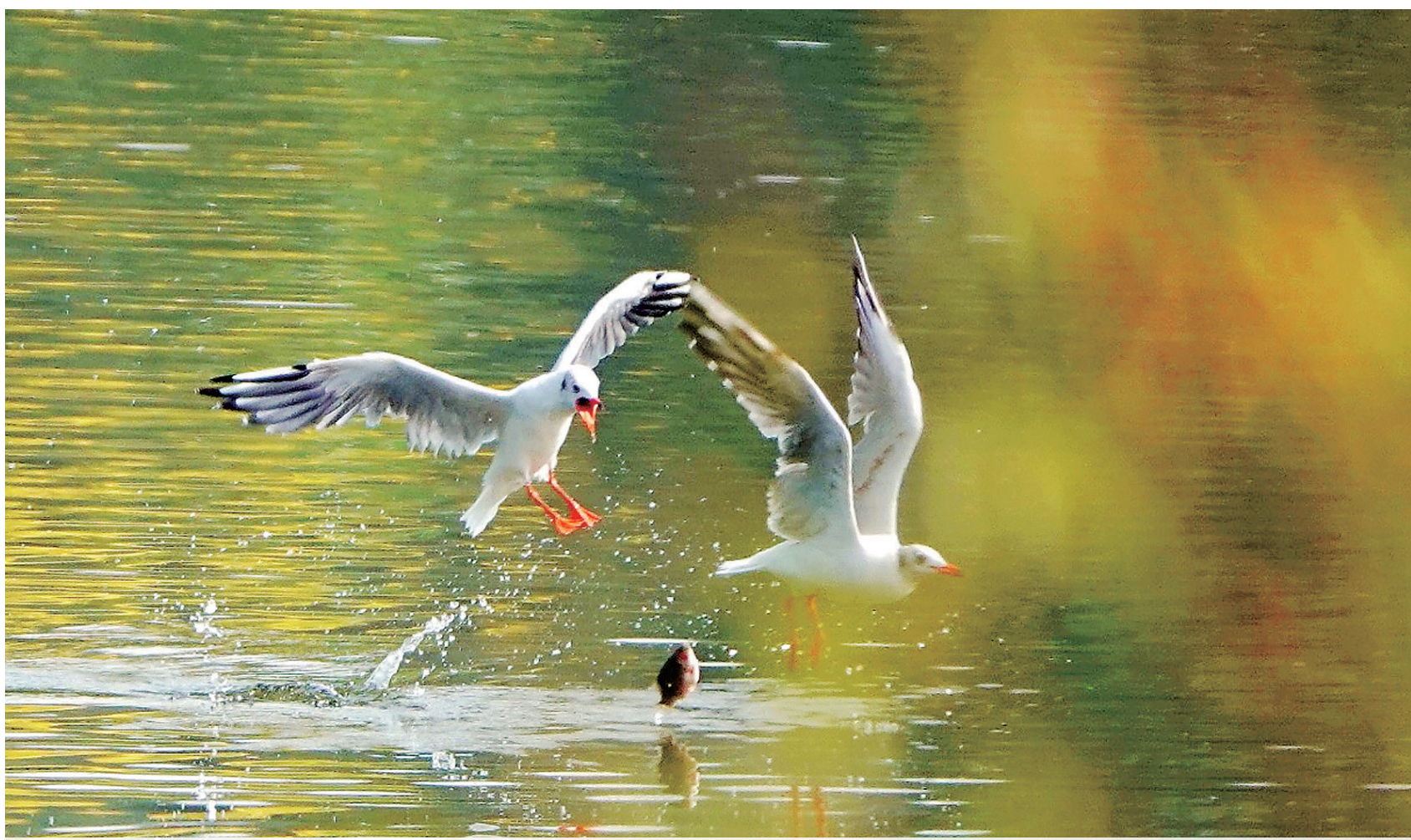
工蜂用触角校准罗盘
把整个季节的甜搬运成六边形
我目睹它们用翅膀削尖星光
为每粒花粉安装螺旋桨

柳丝垂约的小溪
吞下整座城的倒影
纸鸢拽着童谣跃过铁塔时
深浅不一的绿在田埂排队

雷声在冻土下翻身
雨滴正翻译风的唇语
虫鸟啄开枝条的纽扣
满目翡翠哗啦啦涌出地表

在春天启航
□谢建标

心灵片羽
□谢建标



一决高下 周文静摄